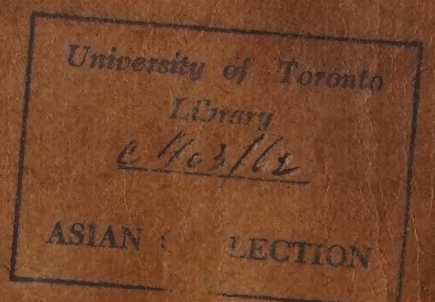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六十五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太宗平內難

唐高祖武德五年　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爲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爲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爲世子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性寛簡喜酒色游獵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

謀共傾世民各引樹黨友上晚年多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與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或言蒸於張婕妤尹德妃宮禁深祕莫能明也是時東宮諸王公妃主之家及後宮親戚橫長安中奪人田宅恣爲非法有司不敢詰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物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爲定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諸妃嬪爭譽建成元

吉而短世民世民平雒陽上使貴妃等數人詣雒陽選閱隋宮人及收府庫珍物貴妃等私從世民求寶貨及為其親屬求官世民曰寶貨皆已籍奏官當授賢才有功者皆不許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於上上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於上曰敕賜妾父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上遂發怒責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它日謂左僕射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昔日子也尹德妃父阿鼠驕橫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阿鼠家僮數人曳如

晦墜馬毆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恐世民訴於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復怒責世民曰我妃嬪家猶爲汝左右所陵況小民乎世民深自辯析上終不信世民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上顧之不樂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内幸無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而秦王每獨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母子必不爲秦王所容無子遺矣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屬之必能保全上爲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

意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内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於上上許之珪頍之兄子也

七年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爲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元吉慍曰爲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驍勇

二千餘人爲東宮衞士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東宮長上爲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流可達志於巂州慶州都督楊文幹嘗宿衞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又使郎將尒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至豳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上怒託他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

赴太子舍人徐師謩勸之據城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勸之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未至六十里悉留官屬於毛鴻賓堡以十餘騎往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飼以麥飯使殿中監陳福防守遣司農卿宇文穎馳召文幹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上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與靈州都督楊師道擊之夏六月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文幹豎子敢爲狂逆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正應遣一將討之耳上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眾汝宜

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爲蜀王蜀兵脆弱它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上以仁智宮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夜帥宿衛南出山外行數十里東宮官屬將卒繼至者皆令三十人爲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宮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封德彝復爲之營解於外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於巂州挺沖之子也初雒陽既平杜淹久不得調欲求事建成房玄齡以淹

爻狡數恐其教導建成益爲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策府　秋七月楊文幹襲陷寧州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秦王世民軍至寧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爲其麾下所殺傳首京師獲宇文穎誅之　上欲徙都以避突厥秦王世民諫止之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爲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簒奪之謀耳上校獵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

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爲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後召世民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請下法司案驗上怒不解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冠帶與謀突厥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豳州以禦突厥上餞之於蘭池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九年夏六月丁巳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

成齊王元吉有隙以雒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
出保之乃以行臺工部尚書溫大雅鎮雒陽遣秦府
車騎將軍榮陽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雒陽
陰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
告亮謀不軌下吏考驗亮終無言乃釋之使還雒陽
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
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上幸西宮問世民疾勅建
成曰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因謂世民曰
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汝固
辭且建成年長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

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雒陽自陝以東皆王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上曰天下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邇吾思汝卽往毋煩悲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雒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雒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上意遂移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將罪世民陳叔達諫曰秦王有大功於天下

不可黜也且性剛烈若加挫抑恐不勝憂憤或有不測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爲辭元吉曰秦王初平東都顧望不還散錢帛以樹私恩又違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行臺考功郎中房玄齡謂比部郎中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懷此久矣不敢發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乃入

言世民世民召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下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敬德幷以書招之曰願迂長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久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唯當殺身以爲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

獄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相遺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陰計豈非良策不然禍將及公旣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臥不動刺客屢至其庭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上下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左一馬軍總管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不從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唯長孫無忌尚在府中與其舅雍州

治中高士廉右候車騎將軍二水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郁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南入塞圍烏城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命元吉督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救烏城元吉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眾吾與秦王

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云暴卒王上宜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晊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爲憂大王縱自輕如社稷宗廟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等必不爲王有無

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在外者今已入宮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比聞護軍薛實嘗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爲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

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爲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爲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葢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世民令無忌密召房𤣥齡等曰敕旨不聽復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敎世民怒謂敬德曰𤣥齡如晦豈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敬德往與無忌共諭之曰王已決計

公宜速入共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羣行道中乃令玄
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己
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
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
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
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
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
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
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
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

叅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門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絓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翊衛車騎將軍馮翊馮立聞建成死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咥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趣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

闕以拒之不得入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君弘顯雋之曾孫也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府士大懼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宮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立旣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遂解兵逃於野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衞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爲對曰秦王以太子

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閤門出宣敕衆然後定上又使黄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

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絶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爲太弟故元吉爲之盡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旣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依舊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辛酉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

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亥立世民爲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臣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曏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羣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

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爲口實乎

張溥曰秦王世民之殺建成元吉儒者以爲猶鄭伯之克段抑其事𤼵殊矣共叔段雖姜氏愛子鄭武公未嘗許立也莊公即位段於情則君之寵弟於分則國之人臣莊公以兄訓弟以君制臣納之以義寧敢作慝必養成其惡而後殺之春秋所以惡其忍也唐之建成於取天下無尺寸功又驕不惜士人心不附立爲太子高祖之愚也齊王元吉不惟無功且棄太原其罪當

斬高祖姑息不誅成彼邪心復聽譖言欲揺秦
王父猶瞽瞍二子猶象欲爲舜者其難哉象心
欲殺舜其勢與力不能殺舜建成元吉勢力厚
矣操秦王日急坐而待死卽舜當其時必不然
周公誅管蔡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於商辟
者法也其辭始以乃繼以致者不忍之至也周
公以王法討亂臣非世鬩牆者比三叔可死者
死之可生者生之公在天下慈則家人然卽使
管叔不死彼亦必不能殺成王建成元吉則殺
秦王必矣建成殺秦王元吉必殺建成秦王殺

建成元吉死者止建成元吉耳建成元吉殺秦
王豈特無建成元吉直無唐也建成元吉死高
祖拱手無言讓位秦王設建成元吉殺秦王度
高祖亦不能問也秦王之失惟倉卒手刃夷戮
諸子猶有遺譏若夫兄弟不容危在宗廟痛而
一劃直其所遭之不幸豈與鄭伯處心積慮等
哉魏徵王珪不能勸建成爲泰伯而啓以立功
固寵之謀管仲射鉤寺人斬袪彼猶愧之尉遲
敬德躍馬禁殿擐甲海池似以兵劫君然士死
知己忠無二君未可非也高祖天下得之秦王

凶子害之孽御讒之秦王幾死何怪漢高殺韓
信誅布越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六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太宗易太子

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太宗卽皇帝位　冬十月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爲太子生八年矣

太宗貞觀七年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閒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

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十三年太子承乾頗以遊獵廢學右庶子張玄素諫不聽

十四年上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禁中擊鼓玄素叩閤切諫太子出其鼓對玄素毀之太子久不出見官屬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宮中唯有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太子不聽

十五年太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就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志寧上書以爲自易牙以來宦官覆亡國家者非一今殿下親寵此屬使陵易衣冠不可長也太子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又私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塊竟不忍殺而止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勖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

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輳門庭如市泰月
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聖人制禮
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
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
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后
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
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
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從之上又令泰徙
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
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

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時人不以爲可雖時異事異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幾致此誤遽遣泰歸第　夏六月甲辰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以爲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爲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況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

思危日愼一日太子惡其書令戸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　秋八月丁酉上曰當今國家何事爲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絶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徵爲太子太師徵疾小愈詣朝堂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徼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孼代宗啓窺窬之源也　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於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羣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揣知其意輒迎拜斂容危坐引咎自責言辭辯給宮臣拜答不暇宮省祕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賢太子作八尺銅鑪六隔大鼎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煮與所幸廝役

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爲一落辮髮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啗又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臥於地衆悉號哭跨馬環走臨其身剺面良久太子欻起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髮爲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諫太子上嘉之賜二人金帛以風勵太子仍遷志寧爲詹事志寧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太子陰使人殺之不果漢

王元昌所爲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親善朝夕同遊戲分左右爲二隊太子與元昌各統其一被氈甲操竹稍布陳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爲娛樂有不用命者披樹撾之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於苑中置萬人營與漢王分將觀其戰鬭豈不樂哉又曰我爲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百人衆自定矣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上命黃門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爲泰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

以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爲上嗣文武之臣各有附託潛爲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爲泰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敕捕之不獲太子私幸太常樂童稱心與同臥起道士秦英韋靈符挾左道得幸太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坐死者數人誚讓太子甚至太子意泰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稱疾不朝謁者動涉數月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壻賀

蘭楚石爲東宮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
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
釁圖之因勸之反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爲殿下
用之又曰魏王爲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若
有敕召宜密爲之備太子大然之厚賂侯君集及左
屯衛中郎將頓丘李安儼使詗上意動靜相語安儼
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敗安儼爲之力戰上以爲忠故
親任之使典宿衛安儼深自託於太子漢王元昌亦
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有美人善彈琵琶事成願
以垂賜太子許之洋州刺史開化公趙節慈景之子

也母曰長廣公主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陽公主皆爲太子所親暱預其反謀凡同謀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潛謀引兵入西宮杜荷謂太子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等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爲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大理獄當死　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上謂

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濟護兒之子也乙酉詔廢太子承乾爲庶人幽於右領軍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羣臣固爭乃賜自盡於家而宥其母妻子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爭皆坐免爲庶人餘當連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寧以數諫獨蒙勞勉以紇干承基爲祐川府折衝都尉爵平棘縣公侯君集被收賀蘭楚石復詣闕告其事上引君集謂曰朕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鞫

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陳始末又以所與承乾往來啓示之君集辭窮乃服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羣臣以爲不可上乃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因泣下君集亦自投於地遂斬之於市君集臨刑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蹉跌至此然事陛下於藩邸擊取二國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子徙嶺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乳而不食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麤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

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負微功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尚書未滿其志以臣觀之必將爲亂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豈可億度妄生猜貳耶及君集反誅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李安儼父年九十餘上愍之賜奴婢以養之太子承乾旣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

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
不愛其子朕見如此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
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
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日者旣立承
乾爲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
前事不遠足以爲鑑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
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
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
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
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

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敎臣爲不軌耳今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旣廢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如何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

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悅是日泰從百餘騎至永安門敕門司盡辟其騎引泰入肅章門幽於北苑丙戌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下酺三日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皆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且泰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

亂之原可謂能違謀矣
張溥曰常山愍王承乾與濮恭王泰高宗治皆
文德皇后所生承乾八歲時敏惠著聞太宗在
亮陰委決庶政有大體長而頑淫非意所期也
晉邎幼慧後漸奢虐隋勇好學獨多內嬖繼體
之君習非則易習善則難爲之父者師傅教諭
寧不兢兢然邎死於南風勇廢於獨孤適當人
倫之變禍患萋菲不能自明承乾遭遇太宗而
敗德日甚是誰咎哉孔穎達令狐德棻于志寧
張玄素趙弘智王仁表崔知機等皆天下選備

位宮臣每發規諭太宗必厚賜金帛冀以感勵
太子後又遣魏徵往傅寄託深重周昌相趙王
汲黯相淮南護愛子而格非心用意至矣承乾
狂暴不聞悔過更忌魏王泰欲謀殺之侯君集
素懷怏怏利國有釁勸其決反李安儼趙節杜
荷鑱血同盟攘臂呼亂唐開基日淺臨湖未幾
又圖西宮父子兄弟寧堪再刃哉泰著書下士
窺望儲副承乾既敗復脇晉王帝心不平幽之
北苑太子之位天位也泰以有心而失治以無
心而得始信才智不可過用庸懦未始非福也

紇干承基承乾所養刺客犇走效用同逆已久
會治齊王祐反事懼誅告變身欲脫死忍訐尊
親罪當無赦反爵平棘縣公江充重賞戾園益
悲漢武作思子之宮唐宗封不義之侯何相背
也承乾廢後岑文本劉洎勸帝立泰長孫無忌
獨請立治執持雖正後幾覆唐室使泰得立其
無武氏之禍乎然天欲亂唐則興武欲興武則
立治太宗且不能違況無忌哉紂立而殷亡漢
惠立而呂后亂此皆不可以後日之異變訾當
日之守經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七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太宗平突厥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秋八月帝巡北塞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爲始畢所寵任矩詐與爲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爲斬之始畢知其狀由是不

朝戊辰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
使者告變壬申車駕馳入雁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
縣癸酉突厥圍雁門上下惶怖撤民屋以爲守禦之
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雁門四十一
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雁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雁門
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左衛大將
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納言蘇威
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
主豈宜輕動民部尚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徼幸一
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

兵使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諭以不復征遼厚爲勳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史侍郎蕭瑀以爲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有何損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皆安人自爲戰矣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爲賞格下詔停遼東之役帝從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勳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賜物百

段有官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道於是衆皆踊躍晝夜拒戰死傷甚衆甲申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衞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齎旗鼓爲疑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不然彼衆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空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

躡至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
十二年突厥數寇北邊詔晉陽留守李淵帥太原道
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彊兩軍眾不
滿五千仁恭患之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
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
突厥頗憚之
恭帝義寧元年夏五月突厥數萬眾寇晉陽唐公李
淵舉兵劉文靜說淵結突厥爲援告突厥以尊立代
王之意突厥使康鞘利送馬千匹爲互市劉文靜使
突厥請兵秋八月劉文靜以突厥兵五百馬二千匹

來至事並見高祖興唐

唐高祖武德元年　初五原通守櫟陽張長遜以中原大亂舉郡附突厥突厥以爲割利特勒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時啓民可汗之子咄苾號莫賀咄設建牙直五原之北舉遣使與莫賀咄設謀入寇莫賀咄設許之唐王使都水監宇文歆賂莫賀咄設且爲陳利害止其出兵又說莫賀咄設遣張長遜入朝以五原之地歸之中國莫賀咄設並從之夏四月己卯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王卽以長遜爲五原太守長遜又詐爲詔書與莫

賀咄設示知其謀莫賀咄設乃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　五月辛未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勒來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彊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帝優容之　秋九月上遣從子襄武公琛太常卿鄭元璹以女伎遺突厥始畢可汗壬戌始畢復遣骨咄祿特勒來　冬十月戊寅宴突厥骨咄祿引骨咄祿升御坐以寵之

二年閏二月突厥始畢可汗將其衆渡河至夏州梁師都發兵會之以五百騎授劉武周欲自句注入寇太原會始畢卒子什鉢苾幼未可立立其弟俟利弗設爲處羅可汗處羅以什鉢苾爲尼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先是上遣右武候將軍高靜奉幣使於突厥至豐州聞始畢卒敕納於所在之庫突厥聞之怒欲入寇豐州總管張長遜遣高靜以幣出塞爲朝廷致賻突厥乃還　夏六月己酉突厥遣使來告始畢可汗之喪上舉哀於長樂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弔處羅可汗賻

帛三萬段　秋八月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行軍總管段德操兵少不敵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怠九月丙寅遣副總管梁禮將兵擊之師都與禮戰方酣德操以輕騎多張旗幟掩擊其後師都軍潰逐北二百餘里破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德操孝先之子也

三年秋七月梁師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軍總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九月突厥莫賀咄設寇涼州總管楊恭仁擊之爲所敗掠男女數千人而去　冬十一月梁師都遣其尚書陸季覽說突厥處

羅可汗曰此者中原喪亂分爲數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楊可汗既亡天下將悉爲唐有師都不辭灰滅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爲師都請爲鄉導處羅從之謀使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并州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會竇建德之師自滏口西入會於晉絳莫賀咄者處羅之弟咄苾也突利者始畢之子什鉢苾也處羅又欲取并州以居楊政道其羣臣多諫處羅曰我父失國賴隋得立此恩不可忘將出師而卒義成公主以其

子奧射設醜弱廢之更立莫賀咄設號頡利可汗乙酉頡利遣使告處羅之喪上禮之如始畢之喪十二月突厥倫特勤在并州大爲民患并州總管劉世讓設策擒之上聞之甚喜

四年春三月庚申以靺鞨渠帥突地稽爲燕州總管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之資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妻隋義成公主公主從弟善經避亂在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昔啓民爲兄弟所逼脫身奔隋賴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楊政道以伐之

以報文皇帝之德頡利然之上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甲戌突厥寇汾陰壬午突厥寇石州刺史王集擊卻之　夏四月己亥突厥頡利可汗寇雁門李大恩擊走之　戊申突厥寇并州初處羅可汗與劉武周相表裏寇并州上遣太常卿鄭元璹往諭以禍福處羅不從未幾處羅遇疾卒國人疑元璹毒之留不遣上又遣漢陽公瓌賂頡利可汗以金帛頡利欲令瓌拜瓌不從亦留之又留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上怒亦留其使者瓌孝恭之弟也　五月突厥寇邊長平靖王叔良督五

將擊之叔良中流矢師旋六月戊子卒於道　秋八月癸卯突厥寇代州總管李大恩遣行軍總管王孝基拒之舉軍皆沒甲辰進圍崞縣乙巳王孝基自突厥逃歸李大恩眾少據城自守突厥不敢逼月餘引去　九月突厥寇并州遣左屯衛大將軍竇琮等擊之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軍總管尉遲敬德等擊之甲申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破之師道恭仁之弟也　高開道與突厥連兵數入為寇恆定幽易咸被其患

五年春三月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結婚頡

利乃遣漢陽公瓌鄭元璹長孫順德等還庚子復遣使來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熱寒阿史那德等還并州總管劉世讓屯鴈門頡利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不克月餘乃還　夏四月壬申代州總管定襄王李大恩爲突厥所殺先是大恩奏稱突厥饑饉馬邑可取詔殿内少監獨孤晟將兵與大恩共擊苑君璋期以二月會馬邑失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頡利可汗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共圍大恩上遣右驍衛大將軍李高遷救之未至大恩糧盡夜遁突厥邀之衆潰而死上惜之獨孤晟坐減死徙邊

五月突厥寇忻州李高遷擊破之　秋八月乙卯突
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武衞將軍段德操雲州總管
李子和將兵拒之丙辰頡利十五萬騎入雁門己未
寇幷州別遣兵寇原州庚申命太子出豳州道秦王
世民出秦州道以禦之李子和趨雲中掩擊可汗段
德操趨夏州邀其歸路辛酉上謂羣臣曰突厥入寇
而復求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璹曰戰則怨深
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
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
以爲不如擊之旣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上從

之己巳并州大總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於汾東汾州刺史蕭顗破突厥斬首五千餘級　丙子突厥寇廉州戊寅陷大震關上遣鄭元璹詣頡利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閒塡溢山谷元璹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辯詰頡利頗慙元璹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璹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焉

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權士逼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於三觀山破之乙未太子班師丙申宇文歆邀突厥於崇岡鎭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壬寅定州總管雙士洛等擊突厥於恆山之南丙午領軍將軍安興貴擊突厥於甘州皆破之　冬十一月乙酉封略陽公道宗爲郡王道宗爲靈州總管梁師都遣弟洛兒引突厥數萬圍之道宗乘閒出擊大破之突厥與師都連結遣其郁射設入居故五原道宗逐出之斥地千餘里

六年夏五月丙申梁師都將辛獠兒引突厥寇林州

戊戌苑君璋將高滿政寇代州驃騎將軍李寶言擊走之　癸卯高開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稽將兵邀擊破之　六月戊午高滿政以馬邑來降先是前幷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總管將之官上問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比數爲寇良以馬邑爲之中頓故也請以勇將戍崞城多貯金帛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上然其計曰非公誰爲勇將卽命世讓戍崞城馬邑病之是時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上復遣人招諭苑君璋高滿政說君璋盡殺突厥戍

兵降唐君璋不從滿政因衆心所欲夜襲君璋君璋
覺之亡犇突厥滿政殺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
人而降　壬戌梁師都以突厥寇匡州　丁卯苑君
璋與突厥吐屯設寇馬邑高滿政與戰破之以滿政
爲朔州總管封榮國公　秋七月丙子苑君璋以突
厥寇馬邑右武候大將軍李高遷及高滿政禦之戰
於臘河谷破之　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李
高遷爲虜所敗行軍總管尉遲敬德將兵救之己亥
遣太子將兵屯北邊秦王世民屯幷州以備突厥八
月甲辰突厥寇眞州又寇馬邑　己未突厥寇原州

辛未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鎮癸酉又寇渭州　九月庚寅突厥寇幽州　壬寅高開道引突厥二萬騎寇幽州　突厥惡弘農公劉世讓爲己患遣其臣曹般陁來言世讓與可汗通謀欲爲亂上信之冬十月丙午殺世讓籍沒其家　秦王世民猶在并州己未詔世民引軍還　初上遣右武候大將軍李高遷助朔州總管高滿政守馬邑苑君璋引突厥萬餘騎至城下滿政擊破之頡利可汗怒大發兵攻馬邑高遷懼帥所部二千人斬關宵遁虜邀之失亡者半頡利自帥眾攻城滿政出兵禦之或一日戰十餘合上命

行軍總管劉世讓救之至松子嶺不敢進還保崞城會頡利遣使求婚上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婚頡利欲解兵義成公主固請攻之頡利以高開道善爲攻具召開道與之攻馬邑甚急頡利誘滿政使降滿政罵之糧且盡救兵未至滿政欲潰圍走朔州右虞候杜士遠以虜兵盛恐不免壬戌殺滿政降於突厥苑君璋復殺城中豪傑與滿政同謀者三十餘人上以滿政子玄積爲上柱國襲爵丁卯突厥復請和親以馬邑歸唐上以將軍秦武通爲朔州總管　突厥數爲邊患幷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

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爲煩擾不許靜切論不已敕徵靜入朝使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并州大總管靜抗之子也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　十二月己巳突厥寇定州州兵擊走之

七年春三月丁酉突厥寇原州　夏五月辛未寇朔州　六月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州兵擊破之　秋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管秦武通擊卻之　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寧州刺史鹿大師救之又

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邀其歸路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　癸未突厥寇陰盤　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爲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

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况臣忝備藩
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
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横
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
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
敢虛言也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豳州以禦
突厥上餞之於蘭池　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　八
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幷
州京師戒嚴戊寅寇綏州刺史劉大俱擊卻之是時
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

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絶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爲憂世民與虜遇於豳州勒兵將戰己卯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阪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觀之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鬬獨出與我鬬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

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世民又前將度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我無它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卻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何復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

請和親世民許之思摩頡利之從叔也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爲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庚寅岐州刺史柴紹破突厥於杜陽谷　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見上引升御榻慰勞之思摩貌類胡不類突厥故處羅疑其非阿史那種歷處羅頡利世常爲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爲設旣入朝賜爵和順王　丁酉遣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　九月癸卯突厥寇綏州都督劉大俱擊破之獲特勒三人　冬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

八年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旣而突厥爲寇

不已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爲將軍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夏四月甲寅涼州胡睦伽陀引突厥襲都督府入子城長史劉君傑擊破之　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華亭縣及彈箏峽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丙戌頡利可汗寇靈州丁亥以右衞大將軍張瑾爲行軍總管以禦之以中書侍郎温彥博爲長史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爲書皆用詔敕　己酉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　丙辰代州都督藺謩與突厥戰於新城不

利復命行軍總管張瑾屯石嶺李高遷趣大谷以禦
之丁巳命秦王屯蒲州以備突厥　八月壬戌突厥
踰石嶺寇幷州癸亥寇靈州丁卯寇潞沁韓三州
詔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
行以禦突厥頡利可汗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壬申
幷州道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於大谷全軍皆沒
瑾脫身犇李靖行軍長史温彥博爲虜所執虜以彥
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
陰山庚辰突厥寇靈州甲申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
擊破之丙戌突厥寇綏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請和

而退　九月癸巳突厥沒賀咄設陷并州一縣丙申代州都督藺謩擊破之　丙午右領軍將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俘斬二千餘人　突厥寇藺州　冬十月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紹救之　十一月戊戌突厥寇彭州

九年春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　三月辛亥突厥寇靈州　癸丑南海公歐陽胤奉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牙帳事泄突厥囚之　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擊走之　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

寇涇州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可汗戰於靈州之硤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癸未突厥寇西會州　五月戊戌突厥寇秦州　丙午突厥寇蘭州　六月突厥寇隴州辛未寇渭州遣右衞大將軍柴紹擊之　秋七月己丑柴紹破突厥於秦州斬特勒一人士卒首千餘級　八月丙辰突厥遣使請和　癸亥詔傳位於太子甲子太宗卽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　初稽胡酋長劉𠎝成帥衆降梁師都師都信讒殺之由是所部猜懼多來降者師都浸衰弱乃朝於突厥爲之畫策勸令入寇於是頡利突利二

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進至武功京師戒嚴
己卯突厥進寇高陵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
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
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
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
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
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汝可汗自負盟約
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
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
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

憑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

我地旣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
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
上卽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於便
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
諸軍爭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爲疑旣而虜自退其
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
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
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又命長
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
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卽

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
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
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固當自退
志意驕墮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俟亹一舉可滅也將
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
所及也 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
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丁未上引
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
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
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

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

太宗貞觀元年夏五月苑君璋帥衆來降初君璋引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退保恆安其衆皆中國人多棄君璋來降君璋懼亦降請捍北邊以贖罪上皇許之君璋請約契上皇遣鴈門人元普賜之金劵頡利可汗復遣人招之君璋猶豫未決恆安人郭子威說君璋以恆安地險城堅突厥方彊且當倚之以觀變未可束手於人君璋乃執元普送突厥復與之合數

與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上以君璋爲隰州都督芮國公　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疎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會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餒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

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　初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彊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敕勒相帥叛之附於頡利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野古等叛之頡利不能制事見唐平鐵勒　頡利益衰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頡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焉鴻臚卿鄭元璹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閒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

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二年　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霫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失眾責之及薛延陀回紇等敗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犇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曏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

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頡利發兵攻突利夏四月丁亥突利遣使來求救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爲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頡利亦與之有盟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古之道也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興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

不爲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圖之旻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閒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犇由是上下益相疑旻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遣右衞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遣旻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臥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

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壬寅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以其地爲夏州　秋九月己未突厥寇邊朝臣皆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鄣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爲公埽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鄣塞乎

三年秋八月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統特勒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修壻禮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

厥可取之狀以爲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暱姦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早糇糧乏絕四也頡利疎其族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可汗旣請和親復援梁師都丁亥命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戊午拔野古僕骨同羅奚酋長並帥衆來降

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河西肅州刺史公孫武達甘

州刺史成仁重與戰破之捕虜千餘口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兵部尚書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爲金河道行軍總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爲暢武道行軍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乙丑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

上策乎　庚寅突厥郁射設帥所部來降
四年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
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驚曰
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眾一日數驚乃
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
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乙亥至京師先是
有降胡言中國人或潛通書啓於蕭后者至是中書
舍人楊文瓘請鞫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彊愚民
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事何須問也李
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　二月甲辰

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先是頡利既敗竄於鐵山餘衆尚數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

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殺隋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李世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　三月戊辰以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爲右武候大將軍庚午突厥思結俟斤帥衆四萬

來降丙子以突利可汗爲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初始畢可汗以啓民母弟蘇尼失爲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攜貳突利之來奔也頡利立之爲小可汗及頡利敗走往依之將犇吐谷渾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於荒谷蘇尼失懼馳追獲之庚辰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帥衆奄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之地遂空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

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
而背之二也恃彊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
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
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爲寇以是得不死耳頡利
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
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
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
主置酒淩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
起爲壽逮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
或西犇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

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閒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爲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臣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

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爲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敎況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以爲徙於兗豫之閒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捍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

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畱之中國
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固其常性今
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
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
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
洛之閒遂爲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
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
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
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
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

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五月辛未以突利爲順州都督使帥其部落之官上戒之曰爾祖啓民挺身犇隋隋立以爲大可汗奄有北荒爾父始畢反爲隋患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者懲啓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爲都督爾宜善守中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壬申以阿史那蘇尼失爲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爲懷化郡王頡利之亡也諸部落

酋長皆棄頡利來降獨思摩隨之竟與頡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候大將軍尋以爲北開州都督使統頡利舊衆丁丑以右武衞大將軍史大奈爲豐州都督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爲北寧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爲北撫州都督壬寅以右驍衞將軍康蘇爲北安州都督　秋八月戊午突厥欲谷設來降欲谷設突利之弟也頡利敗欲谷設犇高昌聞突利爲唐所禮遂來降　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隋

末伊吾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旣滅舉
其屬七城來降因以其地置西伊州
五年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
金帛贖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口
六年突厥頡利可汗鬱鬱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
泣容貌羸憊上見而憐之以虢州地多麋鹿可以遊
獵乃以頡利爲虢州刺史頡利辭不願往冬十月癸
未復以爲右衛大將軍
七年冬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
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旣

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敎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

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命國人從其俗焚尸葬之

十年春正月辛丑以突厥拓設阿史那社爾爲左驍衛大將軍社爾處羅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聞可汗以爲拓設建牙於磧北與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居官十年未嘗有所賦斂諸設或鄙其不能爲富

責社爾曰部落苟豐於我足矣諸設慙服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設社爾兵亦敗將其餘衆走保西陲頡利可汗既亡西突厥亦亂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詐往降之引兵襲破西突厥取其地幾半有衆十餘萬自稱荅布可汗社爾乃謂諸部曰首爲亂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爲先可汗報仇擊滅之諸部皆諫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鎭撫今遽捨之遠去西突厥必來取其故地社爾不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會咥利失可汗立社爾之衆苦於久役多棄社爾逃歸薛延陀縱兵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其舊兵

在者纔萬餘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帥衆來降敕處
其部落於靈州之北留社爾於長安尚皇妹南陽長
公主典屯兵於苑內
十三年夏四月戊寅上幸九成宮初突厥突利可汗之
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歷位中郎將居家無賴怨突
利斥之乃誣告其謀反上由是薄之久不進秩結社
率陰結故部落得四十餘人謀因晉王治四鼓出宮
開門辟仗馳入宮門直指御帳可有大功甲申擁突
利之子賀邏鶻夜伏於宮外會大風晉王未出結社
率恐曉遂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

十人折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廏盜馬二十餘匹北走度渭欲奔其部落追獲斬之原賀邏鶻投於嶺表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秋七月庚戌詔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長保邊塞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上御齊政殿餞之思摩涕泣奉觴上壽曰奴等破亡之餘分爲灰壤陛

下存其骸骨復立爲可汗願萬世子孫恆事陛下又遣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就其種落築壇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又以左屯衞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衞將軍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忠蘇尼失之子也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及出塞懷慕中國見使者必泣涕請入侍詔許之

十四年春三月丙辰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突厥俟利苾可汗始帥部落濟

河建牙於故定襄城有戶三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爲部落之長願子子孫孫爲國家一犬守吠北門若薛延陀侵逼請徙家屬入長城詔許之　冬十月幷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勣爲兵部尚書　薛延陀合兵二十萬擊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上命發兵與李思摩共爲掎角唐兵縱擊薛延陀追至漠北

事見唐平鐵勒

十八年　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北渡河有衆十萬勝兵四萬人俟利苾不能撫御衆不愜服十一月戊午悉棄俟利苾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閒上許之羣臣皆以爲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爲後慮願留鎭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爲讎敵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運卒反於黎陽非戎

狄爲患也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豈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爲患且彼與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顧謂褚遂良曰爾知起居爲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俟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車鼻名斛勃本突厥同族世爲小可汗頡利之敗突厥餘衆欲奉以爲大可汗時薛延陀方彊車鼻不敢當帥

其衆歸之或說薛延陀車鼻貴種有勇略爲衆所附恐爲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之逃去薛延陀遣數千騎追之車鼻勒兵與戰大破之乃建牙於金山之北自稱乙注車鼻可汗突厥餘衆稍稍歸之數年閒勝兵三萬人時出抄掠薛延陀及薛延陀敗車鼻勢益張遣其子沙鉢羅特勒入見又請身自入朝詔遣將軍郭廣敬徵之車鼻特爲好言初無來意竟不至

二十三年上以突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兵入其境諸部落相繼來降拔悉密吐屯肥羅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

冬十月以突厥諸部置舍利等五州隸雲中都督府蘇農等六州隸定襄都督府

高宗永徽元年夏六月高侃擊突厥至阿息山車鼻可汗召諸部兵皆不赴與數百騎遁去侃帥精騎追至金山擒之以歸其衆皆降　秋九月庚子高侃執車鼻可汗至京師釋之拜左武衛將軍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統之以高侃為衛將軍於是突厥盡為封內之臣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瀚海領瀚海金徽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

酋長爲都督刺史

張溥曰冒頓强於秦末始畢大於隋季蓋中國戰爭則夷狄坐寬豪傑並攻則非族日長卽素所服屬忽絕羈勒擅弃兼指大於股操人輕重其埶然也始畢可汗咄吉者本啓民子乘大業之亂華人走依羣胡奉役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崛起爲盜咸臣尊之唐高祖興晉陽亦屈節求助雖多請馬少請兵有王者權略然旣資其力不能不爲彼下雪恥除兇義存隱忍啓民身鋤香草始畢使升御座父

賤爲奴子豪爲帝盛衰豈不以時哉隋義成公主始妻啓民繼妻始畢三妻處羅處羅死嫌子奧射設陋弱更妻其弟咄苾是爲頡利可汗而始畢子什鉢苾長別立爲突利可汗其時公主失行不異千金而突厥勢貳漸等都藍衰亂所繇始也關中屢驚高祖欲徙都出避秦王世民固諫願假數年之期生繫頡利致於闕下蓋彼所縱橫出勝者唯二可汗抑知秦王得因其隙而用之者亦以二可汗故也隴阪陳師突利託款突厥盛氣而來無所加於唐獨與秦王結兄

弟耳秦王既爲天子二可汗乘其新喪初立直抵郊甸天子輕騎詣渭水上責彼負約懼而請和又縱使歸不伏兵掩擊先耀以强後服以仁文王整旅宣王飭車德威備矣頡利弱亂突利先歸李靖進兵風行草偃不折弓矢兩可汗俱爲唐臣頡利死京師突利死幷州生長蠻夷死葬中原灞東起冢墓碑有文魂魄有知尚依唐室此又空幕南幸廬帳者所未有也突厥降衆宜縱還故土毋畱中國帝違羣議獨用溫彥博策分處河南亡何結社率果犯行營方悔其失

始固謂王者大無外而不知戎狄豺狼終不可
邇也然幸發之者蚤治之者疾唐遂無晉代五
胡之患則魏徵等言猶見施行不與江統同棄
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六十七

